

文澜阁四库全书史

顾志兴
著

杭州出版社



文澜阁四库全书史

◎ 顾志兴 著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澜阁四库全书史 / 顾志兴著. —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565-0862-4

I. ①文… II. ①顾… III. ①《四库全书》—藏书—史料—杭州—清代 IV. ①Z1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81479 号

WENLANGESIKUQUANSHUSHI

文澜阁四库全书史

顾志兴 / 著

-
- 责任编辑 王 凯
美术编辑 祁睿一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32号6楼)
电话: 0571-87997719 邮编: 310014
网址: www.hzcbs.com
- 排 版 杭州真凯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300 千
印 张 19.25
版 印 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65-0862-4
定 价 75.00 元



序

文澜阁四库全书，是浙江的一张文化金名片，也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件珍品。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从征书、修书到赐书，都彰显了浙江作为“人文渊薮”的作用和地位；清末文澜阁四库全书遭遇劫难后，杭州人丁申、丁丙兄弟冒险抢救，嗣后由丁氏兄弟、钱恂、张宗祥接力完成三次补抄，浙人深厚的文化情怀展示无遗；至日军侵华，为免遭劫掠毁损，陈训慈先生等人历尽艰难，护送文澜阁四库全书转徙六省，历时八年又十一月，终于平安返浙，更是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精神和斯文不灭信念的绝佳例证。时至今日，作为集中华文化大成的代表，文澜阁四库全书化身三百，陆续散播于国内各地，助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弘扬；并走出国门，亮相世界。两百多年来，文澜阁四库全书有着太多的感人故事、精彩篇章。

在杭州出版集团会议室，我们陈列了一套完整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整理本，16个书柜，煌煌1559册、重近4吨。观览者无不为之惊讶赞叹，并对这套书背后的故事充满好奇。我经常充当“义务讲解员”，但片时的口头介绍，不免挂一漏万，如有人想作进一步了解，我便向他们推荐顾志兴先生的《文澜阁与四库全书》。

顾志兴先生是我非常敬佩的前辈学者。他学养丰厚，治学严谨，研究浙江文化多年，于浙江藏书史、印刷史造诣尤深，出版过不少学术专著。他同时又是一位杂文家，

对世事有着深刻的洞察。顾先生所做的是“活学问”，他的学术专著，也具备一种特有的灵性。《文澜阁与四库全书》是顾先生十几年前撰写的融学术性与普及性于一体的读物，叙事详明，裁剪得当，言之有据，持之有故，行文复优雅可诵，2004年由我社出版后，深受学术界好评和广大读者欢迎。我对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相关知识，大半得之于此书。

就在顾先生这本书初版的2004年，经时任社长徐海荣先生的极力推动，杭州出版社在浙江图书馆的大力支持配合下，启动了文澜阁四库全书整理出版项目。这是对丁、钱、张、陈诸先贤的致敬，也是延续杭州文脉、挖掘浙江文化资源、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努力。该项目得到浙江省和杭州有关领导的关注与支持。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专门批示：“文澜阁本的《四库全书》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将其影印出版，这是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对我省开展的文化研究工程具有重要意义。”参与这项再续“四库情缘”工程的全体人员，莫不感奋，竭力推进。但因项目投入资金大、生产周期长，实施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一度因资金不继而陷于半停顿状态。2012年，经毛昭晰先生热心牵线，富有文人气质和人文情怀的宋卫平先生，慨然出手相助。经过协商，以绿城旗下的金马、海企两家企业为主筹措后续资金，杭州出版社组织骨干力量，重新全面启动该项目，终于在2015年5月完成文澜阁四库全书整理本300套的全部印制工作。

文澜阁四库全书整理本出版后，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目前，它已入藏浙江图书馆、杭州图书馆、宁波天一阁、岳麓书院等数十家国内图书馆、研究机构和企业，并被美国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国州分校、纽约米尔斯

坦银行珍藏。随着中华传统文化影响力日益提升，以及四库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具有独特价值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必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文澜公司是绿城集团和杭州出版集团共同投资的一家文创企业，主要从事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推广营销、相关文化产品开发等业务。自2017年7月组建专门团队以来，公司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得到顾志兴先生的诸多指导。公司同仁认真拜读顾先生的著作，于文澜阁惜书、护书、补书诸先贤，深怀钦敬。考虑到《文澜阁与四库全书》出版至今已经14年，我们建议修订增补，以飨读者。顾先生欣然同意，立即着手修订，加入了他十几年来研究的新成果，并就文澜阁四库全书整理出版过程作了补述，书名更改为《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看到顾先生在修改稿上密密麻麻的字迹，我为前辈学人的认真严谨而感动不已。

《文澜阁四库全书史》即将付梓，顾先生命我写几句话。我于2008年来到杭州出版社，有幸参与文澜阁四库全书整理出版项目后半段工作，因将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拉杂写出，以为读者阅读本书之助。文澜阁四库全书让我们感到自豪，不仅在其具有独特的版本价值和收藏价值，更在它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这是一套有故事的书，它的故事还在延续。感谢顾志兴先生为我们讲述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精彩故事，希望更多的人成为这个故事中无愧先贤的人物，传薪继火，踵美增华，共续文脉，再创辉煌！

尚佐文

2018年4月

自序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库全书》第一份书缮抄告竣，乾隆皇帝即于是年七月初八日发出上谕：“现在缮写头分告竣，其二、三、四分限于六年内按期藏事，所以嘉惠艺林，垂示万世，典至钜也。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藪，朕翠华临莅，士子涵濡教泽，乐育渐摩，已非一日，其间力学好古之士、愿读中秘书者，自不乏人。兹四库全书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①下令动用官帑，命续缮三份，分别庋藏于杭州文澜阁、扬州文汇阁及镇江文宗阁，此即有名的“江南三阁”之由来。同时为落实此事，又发上谕命浙江地方大员将清圣祖孤山行宫（今孤山中山公园）玉兰堂藏经阁改建为文澜阁，以待贮书。自五十五年（1790—1795），《四库全书》陆续颁齐贮阁。为使文澜库书能真正发挥作用，乾隆又迭发上谕：“第恐地方大吏过于珍护”而使“读书嗜古之士，无由得窥美富，广布流传，是千緡万帙，徒为插架之供”，故“如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乾隆四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上谕）；当《四库全书》缮竣发往“南三阁”之时，又发上谕重申前议，命江浙督抚淳飭所属“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乾隆五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上谕）。从此杭州有了一座供众人阅览的皇家藏书楼，西湖增加了一处“阁巍书雅”的文澜阁胜迹。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9页。



清咸丰十年至十一年（1860—1861），太平军两度攻打杭州城，文澜阁及《四库全书》遭到了空前浩劫，就在“阁圯书散”之际，杭州藏书家丁申、丁丙冒死抢救《四库全书》残编，保护库书。乱定以后，百废待安，尽管财政十分困难，但以丁氏兄弟为代表的杭州有识之士，在浙江巡抚谭钟麟的支持下，仍于光绪七年（1881）重建了文澜阁。并从次年开始历七年之久补抄《四库全书》，使之大体恢复原貌。及至民国年间，先后又由钱恂、张宗祥两次补抄，使文澜阁库书得全，这在中国文化史上可说是个奇迹。这个奇迹是包括杭州人在内的浙江人崇尚文化、保护人类精神财富的具体表现。抗日战争期间，为免遭侵华日军劫掠，在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亲自擘画下，于杭州沦陷前将文澜阁《四库全书》先期转移至浙江富阳、建德、龙泉山间隐处，而后在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助力下，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命，文澜阁《四库全书》经浙、闽、赣、湘、黔、川六省迁徙，历八年又十一月终于平安返“家”，其间艰难困苦非亲历者难以想象，浙江“护书使者”的精神令我肃然起敬。

有材料表明，文澜阁《四库全书》曾经对浙江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且影响到周边省份。汪中、孙星衍、吴騫、阮元、刘凤诰、朱绪曾、陈奂、胡培翠、钱熙祚、张文虎、顾观光、钱熙咸、李长龄、钱泰吉等乾隆、嘉庆、道光间大儒、学者及藏书家曾就阁校书、读书、抄书，他们中有的人的专著就是借助文澜库书而完成的。张金吾、陆心源等江浙藏书大家所藏阁本，皆就文澜阁传抄。现代国学大师马一浮尝寓杭州，遍读文澜阁《四库全书》，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马浮》诗中曾以崇敬的心情咏之：“书读孤山穷四库，生也有涯知无

涯。”民国早期宁波张寿镛辑刻《四明丛书》、青田端木彥辑《处州丛书》，亦就文澜阁中抄录先哲遗书。嘉庆、道光以来，浙江纂修府县志者及寒门士子就阁读书者更日踵其门。故有学者曾论清嘉、道以后浙江人文之盛，文澜阁《四库全书》起了重要作用，此言不无道理。

我亦与文澜库书有缘。20世纪80年代初，胡师道静为编《沈括诗词辑存》，嘱我抄库书《两宋名贤小集》中之《沈中允集》，得睹阁本原抄；1997年杭州大学举办中国古代藏书楼国际学术研讨会，曾偕同与会代表入青白山居参观；2004年底又与徐吉军兄陪同北京傅璇琮、陈高华等学人为论证文澜阁库书重印同观库书于浙江图书馆总馆，饱览原抄、丁抄、钱抄、张抄。数回得睹国宝，诚毕生读书之幸事也。20世纪90年代及近年又多次登临文澜故阁，如入圣地，抚今追昔，感慨良多。

今日文澜阁《四库全书》集原本及丁、钱、张之三抄，实为一“百衲本”。唯其如此，价值更高，概因丁抄系丁丙多借彼时藏书名楼及尽出八千卷楼家藏而补抄，中多善本、珍本；钱抄、张抄除借文津阁本外，又就浙江图书馆的善本补抄，亦颇具特色。若与文渊、文津、文溯诸阁本相较长短，学界有人以为文澜阁本实胜于其他诸阁之本。张宗祥先生当年主持“癸亥补抄”，得寓沪及全省各地文化界、藏书界、企业界人士鼎力相助，终成其功。历数自清以来浙江巡抚谭钟麟及民国以来浙省地方官员对文澜阁之重建、库书之补抄亦尽全力支持，此亦胜迹得以重现，文献得以保存。今日吾浙经济发展，传统文化得到发扬保护。故有重印文澜阁《四库全书》之举，杭州出版社此议得到文化学界人士赞同，地方党政领导全力支持，尤其是2006年在文澜阁《四库全书》重印关键时刻，时任

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对此事作出重要批示，推动库书的重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重印过程中遇到资金困难，绿城集团又伸出援手，出巨资3000余万助成此举。抚今思昔，文澜阁《四库全书》这一人间文化奇迹，乃是浙江人重文之体现，精神感人，遂动念著《文澜阁四库全书史》一书，记下此阁此书的前世今生，或对吾浙后代可添一文化掌故云尔。2018年1月，屏去杂务，赴海南赁屋而居，整理旧稿，发新见而成书稿，时春节期间，烟花灿烂，深如不觉，终日执笔，自得其乐。

顾志兴

二〇一八年二月于海南三亚陵水清水湾

引言

人所共知，杭州西湖文澜阁贮有一部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当时为藏《四库全书》，乾隆皇帝特命建七阁以贮之，即是北四阁的文渊、文源、文津、文溯四阁和江苏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汇阁和浙江杭州的文澜阁，这就是有名的“北四阁”和“南三阁”之称的由来。清咸丰年间（1851—1861）太平军入江浙，江苏两阁书阁皆毁，咸丰十一年（1861）杭州文澜阁和库书遭到了同样的命运，阁圯而书毁。但是奇迹发生了，先是经过浙江文化人的抢救，库书保存了四分之一，接着又在光绪六七年间重建了文澜阁。又经清末丁丙及民国早期钱恂、张宗祥的三次补抄，文澜阁所贮《四库全书》得以复全，且具有独特的版本价值。江南三阁唯文澜岿然独存，其间可歌可泣之事，实是一部文澜阁《四库全书》史。

在进入本书的主题之前，我们需对文澜阁有个简单的了解。

文澜阁初建成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由浙商主动捐建。咸丰十一年（1861）因遭兵燹而阁圯书散。光绪六年（1880）秋重建，次年建成，即邹在寅《文澜阁纪事》所谓“是役也，经始于庚辰之秋，阅十二月而工以成”（《文澜阁志》卷下）。今日所见之阁及其周边景物，除阁瓦易民居黑瓦为琉璃瓦外，皆为重建时之故物。此次重建，“临湖竖坊一座”。阁内风貌幸有光绪后期外国传



教士或旅游者所摄照片，使我们得窥其时姿容。虽时历近140多年岁月汰洗，当年所建垂花门、宫门、待漏房及“阁前有池，池之南建平厅五，迤西为廊、为亭，东为御碑亭、月台”等，乾隆间文澜阁遗迹虽是光绪间重建，音容宛在。光绪间重建文澜阁时，由于都是当事人主事，他们对文澜阁熟悉，见过原阁，是依原样重建，而其建筑虽经多次修缮，但保存完好。池南之五间平厅，当为清帝莅临文澜阁时略事休憩之所，亦可于此召见地方官员，据说旧时曾设有御座等。其西为游廊，有趣亭；东为月台。趣亭、月台初建时即有，乾隆皇帝于四十九年（1784）南巡时，曾驾幸文澜阁作《趣亭》《月台》《文澜阁》三诗，从诗中自注可以看出文源阁、文津阁皆有趣亭、月台，而“文澜阁亦仿其式为之”，今亭为光绪间重建。月台为叠石而成之平台，当为初建时遗迹。由于台不高，前有高墙，故乾隆皇帝《月台》诗末句曾戏言“登望微嫌似面墙”，自注“此台在文澜阁前，是以近墙故戏及之”。月台之北为御碑亭，有巨碑一，阳面上有篆文“御制”两字，镌刻光绪间浙江巡抚谭钟麟恭录的乾隆皇帝所作《趣亭》《月台》《文澜阁》三诗，字为欧体。阴面为谭钟麟恭录之乾隆皇帝于四十七年（1782）七月初八日决定赐杭州文澜阁以《四库全书》的上谕一道，字为柳体。

御碑亭前有苍松一株，势如游龙，夭矫而上。据杭州市园文局20世纪90年代调查，树龄在150年以上，此树当阅尽文澜阁的沧桑变化，是难得的历史见证。园中池沼依旧，仙人峰如初。阁前有四块石头柱础，一字排列，为乾隆年间文澜阁初建时旧物。东西两个稍大的石础上，原有铜质之鹿，今鹿已无存，唯石上蹄痕犹在。中间两个稍小的石础，上有石质花瓶作为装饰物，也是乾隆间的旧物。



文澜阁御碑亭之一（老照片）



文澜阁平厅五间



谭钟麟书乾隆皇帝
《文澜阁》等三诗
碑及谭钟麟书乾隆
皇帝赐书碑

光绪间重建文澜阁，文澜阁《四库全书》得丁丙主持补抄并改橱装入贮阁中，此事《文澜阁志》虽有文字记载，又绘有《文澜阁分橱图》，然仅为示意图性质。而光绪后期西方传教士或西方旅游者所摄内景，则为我们提供了直观图像。

此照片下部有书案、书橱处，为阁之一层，贮库书之经部及《古今图书集成》《钦定全唐文》《劝善要言》《平定粤匪方略》等。书橱上方护栏后为暗二层，贮史部书。照片顶部之天花板上为三层（外观为第二层），中间花格护栏为藻井，屋顶之翔鹤图像犹隐约可见。三层主要贮藏子部和集部书。民国初年库书迁至西邻之浙江图书馆妥善保存，阁与书始分为两地。



阁前四石础之一（乾隆时旧物）



文淵閣內藏書處

现在的文澜阁三楼尚保留有专贮库书之书橱若干，为光绪间库书归阁庋藏之旧物。最值得注意的是三楼有一以金色云龙浮雕作背景之巨匾，该匾材质极佳，壮男二人用力始能抬起。匾上镌有乾隆皇帝五律一首，书法秀雅，堪称其传世书法中的上品。文字为：

四库收精要，千秋示率循。

宁惟资博物，端以借修身。

藏事虽犹待，集成斯已珍。

渊源如欲问，应自此寻津。

丙申仲夏中浣御题

“御题”后用印二：朱文篆体为“乾隆宸翰”，白文篆体为“陶冶性灵”。丙申年为乾隆四十一年（1776），其时《四库全书》正在编纂过程中。关于此匾来历，《文澜阁志》及熟稔阁事的张崑、张宗祥、陈训慈等前辈著述中均未提及，需作进一步探索。唯此匾的文物价值和工艺价值是确然无疑的。

文澜阁之东，有平屋数间，为光绪间重建时增设，是专供读书士子抄校阁本或略事休憩之所，其性质类似今之图书馆阅览室，可见当时主事者为读书人设想得颇为周到。此室称“太乙分青之室”，谭钟麟所题之匾额今犹完好如初，悬于正门之上。

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历尽沧桑，经浙江、杭州重文化之有心人士的努力，得到充分保护，这在中国乃至世界藏书史上是个奇迹。当前，笔者以为如何利用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一是文澜库书在今日来说，不但是部书，而且是难得的文物，是国宝。尤